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藁卷之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刻續稿成使其弟尚賓持送予使諭序山人（安頓題目亦一章）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即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君馬黃驄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覺者不論（法）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

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遭棄置閒於此發婉孌不舍、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看他錯識）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子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否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

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
（忽插一嘴落得夢中）
有數作奇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
（訴夢）
朝馳大道幾日踏長安紅失裙藏鐙塵生襪打鞍當
壚無不可轉戰謔非難又曰金鞍七寶瓶玉手控青
（三詩俱從老杜）
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
（詠馬來）
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卽成粧當眉
縮結方須臾撤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
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詠人焉
更剽僄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倣漢魏最近亦唐人

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槩人亦知之至山人抱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間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聲有前數者觀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虎圖有日咆哮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開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雛狂瀾正闖中原藩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灝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知此結構奇而合

呂氏詩集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枚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具有不可强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尻脽肶臄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雜徵於齒頰而不可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美秀不群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肶臄矣而某翁爲之

雄嘗讀翁詩其爲味也芳而烈潤而不濃間出異奇又辛脆而未嘗襲合吻而咀之使人舌津而爽喉臟而有餘清不終篇而腹已果然矣由斯以談也非剡則不能釀以生公剡非公又何以益彰剡也已而翁之伯子兵書公鐫翁詩夫兵書公某先子辛卯輩也叨世教久矣鐫成而授簡於不敏其至謬命以序某喟然曰兵書公位元臣爲國家作股肱維柱者二十年奠夷荒萬里外其授之政也奚止於達使於四方也奚止以專對是其效也固由公之善誦詩也儻亦

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鄮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敌而及之未必凌且壓敌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浮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

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鄙君之篇續也、敢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慠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故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某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我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

晝諾以代勞宜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韜鈐機務與賓客酧酢嚴至而雨集其務繇而擾愈亟非慕以代之事辯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衛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即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棄卑

者居之則若嘗矣乎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
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
矣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則卻萊人誅少正卯而當其
爲委吏乘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
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乎
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乎戚徐君之以名法
序官而得衞幕也諸戚黨祈乎言以贈君行君亦論
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
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乎故以孔子之道

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賜賢慕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孺表序　代

鄉解葉公殁之某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撫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

有司以聞、 部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懈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予女婦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閑、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為郎而賢、人皆曰郎眞其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既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 國旌、下而為衆所光羨、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竊笄子珥、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識得之矣、

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議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　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彼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再刻某君時義序

學柳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賈之於物也有所貴在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醴栗羽毛齒革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也而亦無俟於知賈胡入山而得蘇鞨至股以藏之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貿之將别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賈胡值重貿剖股而出其蘇鞨以與人未免惘惘然有投非其

主之根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賈胡所股而藏之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翁某稍取其售餘而韞櫝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顧往往値龍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寶也以爲恨及是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尋以哦咄嗟而了夫吏部售矣顧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眞與靺鞨也。

苟群趨而售之非我輩也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予曰詩可以盡儒乎予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予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孰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詞理可以兼詩徒執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

之王仲鄺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術道諸篇是也既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顧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淵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邀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季諸公方將自失其執而視君之馳驟奔騰蓋瞠乎其若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為彼說以答或人既為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

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啞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

令予序諸首遂書之、

胡大參集序 代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　命校諸道鄉貢士睨得今參

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

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拆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

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令　召入歷禮部郎

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

以文顯而其故所列高等建陽李生日有秋者一旦

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眞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楊者滿天下至於詞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爲其胷臆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

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竊君之言、以至於今久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所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眞在牝牡之外

予家吳甥某嘗以庶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

從稽勳大夫參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文尚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甥山人耳慵且陋甥强之堅予曰甥賤無巳其代諸甥曰甥待成公有日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者居相習也子不設父以所不悅甥何疑焉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爲輕何者視必組繡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食必脆醲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

靡不然否則且彿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
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
也從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
尊觧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眞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
淡食斯眞矣五聲必希聽斯眞矣五色不華視斯眞
矣凡人能眞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眞者故
眞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身山人也賤也
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
於眞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身未有素於

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眞且以甥適所云子習

父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

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

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旣警敏

又嗜學詩旣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

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

磨頭拱稾以餉醲醴市果澄湛甘好每致必先池圃

夏淸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鑒賡和摩不越人意表而酬酢曲雅綽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閭里飲羊綰輅之夫一旦得志即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若此其雍雍都都然也斯殆可以尋常喩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竝策一驢往西刹君憂也蒙面以素絹驅而過可以不見辟乃免絹而下揖以俟予與楊君歎再躍鞭而過之其後余以膚謝君君笑曰是何史之栖栖也此則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

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楊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
陳君貴則今　世廟戚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儔也
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飈吹一毛而今
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
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
內大儒並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
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
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
儵第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

儒與否故於君新得請襲爲錦衣而衆以贈言屬余也不爲君不得爲信陵惜而直以君得爲樊噲賀也

闕篇序　過摹內篇彷彿夢幻因觸自是青藤

本色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畏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遼遼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蓏蓏然驅株株以譯蓏蓏而祈其盡免於蓏蓏則必不能盡免於蓏蓏故善譯

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諱夫闕詩者則固問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莫奈其菀菀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袾袾韡菀菀者委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彤管遺編序

詩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之者必皆回邪憸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人絕惡而堅則夫回邪憸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資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酈子集彤管遺編敘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次へ當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

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覩之怫然以怨惟恐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已也然則是集也即使淫慝者覩之不亦反自愧

一語是勝一卷

哉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之覩之也鄙子文茂而行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稍散

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吏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邏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異時邏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晉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辟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　金君之以名法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課刑書於吏考也議又平次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遂以君名上　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京師者故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

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吏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吏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之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狙公之賦芧於狙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閒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吏也使其果職盜賊歟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苛使其不果職盜賊而

佐牧於其長歟則必能如在考時對刑書者之不猛彼三四雖更矣朝莫雖眩矣而吾不迷於七者之常固在也君何施而不可哉何施而不可則亦何階而不可至哉噫吾知以是贈君而已矣

送張南陽序 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營繕當其時即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某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營繕余則叨尚書實長其堂君之愿謹猶昔也至繇且幹則

倍進于昔矣、予方頼君以相成、而君之儀、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並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潛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鴆鶡、供求栽而止耳、欂櫨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枌榆赤檉柘椐櫧椅、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楩也、柟也、則梁柱器矣、然其

始生至拱把與應圍也榱桷櫨欂與車輪撥耳至蔽牛馬則明堂之梁柱巳故所貴於材者貴養也君之始而第於甲也令也曹郎也曹郎而從大夫從大夫而大夫與時而卿且公亦猶是也噫此材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巳矣至於牧亦然故始而縣也是牧於縣也茲而府也是牧於府也與日而臺且省也是牧於鎮之郊也畿之甸也此牧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巳矣故渭川之叟之言漁也有曰小可以侯大則可以伯而再大則可以王漁猶牧也儻子未信予之言

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瀌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子儀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子果有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 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病冗偈不可以支、則必偃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逞、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

抑斂不易與人群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通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即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蚓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瑕類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教潼川其後

繼知峽江青陽兩邑並稱職薦者滿牘匪既入刑部

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

深名日益起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

一日抱書伏　闕下求去　主上下其議吏部吏部

無不詡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

即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横金蓋黃以歸且日用以

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久中外仕版間非

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

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顧決於去如此雖以君

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眞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眞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郎如某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　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　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㓜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敘官得永春史　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其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今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牧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姦數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希

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改其絃未有能濟者也予覩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狎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桐也即令處大縣舍其邏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兹而處小縣兼其邏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

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盧於邊募遊手者耕邊田聚邊穀以輸於邊幕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令商買引之弊極矣 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考也此鹽

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湼敗
噫湼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
蘇以廉以强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
其廉不旼及蘇其食蔬腐市物一不擾强者歛跡弱
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寮視之足不踰庫檻
古人云廉者多刻公廉而且恕也茲諫官薦之得兩
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
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予人素諒之
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

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寧不得而知之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殼港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鑾者始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謝之他宗人若里之長老凡若干輩並爲鑾詣府共言鑾生而忠信業儒其父死免喪涕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瘵且禱請代勿效乃割股糞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鑾鑾急趨赴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鑾過哀遂病

此孝當永之

羸輒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鑾疾互增減恒視其父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神人者執牘呼鑾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鑾驚寤卽以告其姊自此鑾疾亦漸差鑾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盍謝人爲謝孝子言之如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鑾命鑾起立與目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書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

也聞有憂色饍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耶未聞有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乃若蓼人畀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知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享優之禮旌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大約與贈長公文同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遂

巡、未即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詢曰、寧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勳食伯土於寧遠、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顧以賤疎、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顧以小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巳者、某則再握筆以塵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

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見郎族屬若丁壯以見予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見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匣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廝養槽櫪間用是卒破強虜數遠出數百里外虜其名酋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而丘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相戒鞭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

牛也

而能爭訟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而擐甲以從事則爲虎羆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既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贊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緌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覲于其

挂伯會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即未爲　國家爲用公于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寧也、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燁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

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翺翔于袞執若與二三伯氏臚𨡎蘸啜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尚書公若温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只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肯星其最著者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君繼之亦以明經雄邑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既滿秩一日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

瀆且老矣與其翺翔于養孰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
人膾鱸蓴菝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
亦嘗與其翁光祿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雍雍然知
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
敘前評成局筆致清堅
朝觀而羨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晨星
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謂而傳之赫
赫有餘感當亦不滅某先生然豈為予之言亦可謂
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
用以決去就討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

今不易得人也、予言雖不足以誦而傳、不因事與人亦幸誦而傳之哉、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寃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容齋設錄、得番陽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內黃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芸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並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

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史矣張用已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人讀而異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嫗余翁漫往耳已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獎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而張史兩孝子時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抑亦有交者焉衛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霍仲孺爲

忽立奇業

青則無父為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 代

府公盛翁一日為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建會稽請其草既竟業唶訝計以傳逡劄奉入將下雕坊而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唶訝而言曰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巳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惟取築城以制侵剝吾民乎哉獨柰何忍不城以障

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建事者在漢則蕭類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國言敦煌至遼萬一千百有餘里、乘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因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而牧馬、二臣之言、並足鑒也、遂歲苦虜小入殺傷坑綆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創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 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

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以至畚揷爲簽綑材米鹽蔬菽之細、覘工爲差、繇屯星集、不越朞而成、蓋奪漢人歃血積聚於馬蹄槖駝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大、余既叨僟菽、故特首茲州、至他州復四十有七篇、爲卷二十、卒攄經略、窮利害、其籍別鼓鞏之臣、與行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黍糾、覊稜而日煦、宛然聽、避道、而鳳鳴、暘矣、故㒞次垣州、並

得聯翼接騫也珥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艸故不論著會稽姓楊名節別號一中世沐人其政治蓋視翁云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胥學道舍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識

賢豪之士、皆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騖其間、及仕會稽猶稍稍循其往昔、故渭亦得與二三子謬廁末席、至是則往告之曰、 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訓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先生年尚强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毋老矣、不願仕也、渭則又問之曰、毋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與俱、渭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

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毋之所樂渭曰若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渭聞今道中例得遣學官嘗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毋而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毋樂其鄉而思其子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辨且公以奉其毋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資而近世惟以資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資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資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登若是哉韓伯時

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郎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復令世之人握筆以書五公者將不得並紙而托處而令班班然相與垂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之使辟若列星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郎使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

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貢哉吾友栁君才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卅壯至

成人賤自暨膺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蹶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尚近强令以貲應貢其拜官也即以貢歲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　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即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即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未知即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

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朔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遂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餞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旣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與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

僦廛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賕則惰且縱也其有慎不蹈此三者殺資而群校之則又以闒于記而嚴然則業是者幸免於賕矣惰且縱矣殺資而群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壠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難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荒漾如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即締袂而餉我逆旅與灑然可挹也與之邀高

攷有鼠味

賡策廿蹄而遊西山酌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熱而
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
眞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與又不
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
燕趙之順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
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
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

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椎結使浸且摩其未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邇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檄喻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粤爲賈行且於君俟之日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嗚敔張君爲予道上海泰御史公家竈下有櫱材數尺計其所由舍土就斧斤與廝養炊相摩者蓋若干年矣某春條而花色姿照發嘗問廝養者驚走告其主叢觀之桃也事淺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篇端曰瑞桃而嗚敔因屬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橐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直收徙易其故處耳非有枝割葉伐其幹而斷其膚也顧培之一不若其法即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斲其顛下之刖其踵癃癃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舍

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佗能刳割斷腸傅膏縫腹而復活蓋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佗之靈異能續斷而呴枯獨顯效於玆桃哉不然將古之所謂枯禪蛻跡之定瓮其軀者數年亦寂然藉矣而髮毛爪甲遶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於人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桃以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曰瑞吾其惟泉之從

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蓄養者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木歟詩人有言振振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旣通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 代琢菴公父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毋諸家各專其門其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十百年而未巳其道亦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壁於萬

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盛於桓氏即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參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　廷稱　旨累拜山西之參政方奉璽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將復對於　廷其爲稱

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鎮之

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戸曹若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

者並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

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

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播於人之

耳目是眞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

能並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

並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

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

令家學之衡古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左其祖則人必背左祖矣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舉也眞足賀者右其祖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則人必背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曉然以予覯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壻同爲郎然不與共酒

故作轉捩

食卒以此廢眞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凡歲也又志之所趣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干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顧我數躓君亦無不躓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假寓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逡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

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今則瑣小之爲贓之餘人相謁則必曰歲薦者嗟嗟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猶射之有羿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也以其琛棄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睫以俟其奇寶之至者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耿小祝君而謁歲薦然

而吾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今人言直耶小吏耳且顧視我曩所履無不與視君同也及累薦卽甚耶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視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然於懷哉然吾則爕奚耳燕石耳卽薦而入決知其必不能若視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耶小耳吾何爲介然哉

賔峯石先生應召序　代

嘗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旣委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討偕者過清河適

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驘以驚、公遽命出邀之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來以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尚直須收騎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于六人者道中無他語毎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羇旅夫耳

小作緣起甚澹宕而數轉已撥文情

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藥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之乎于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平生交不以過客易人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又

人所能也與其寧波民寧毋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
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亹亹不能已又未幾而
某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要吏者苦之而某獨喜得
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固業以名
起邑中至是被　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
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係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
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篁者亦觀一節
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異地羈病之
夫而顧謂其緩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

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由之徵發或以自奉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倖至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體觀一節而已矣而矧附公末察也久非知其一節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不過言其剝付眞而可垂
又云正嘲此輩不淺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良者國家並有養以差周王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逮漢高猶然然未聞以

官。官始孝文、代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踈也。至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即非眞、亦濫甚矣。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劄、自授訛爲壽、民間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内、即秩下、即苟提印而司民者、得楮劄以弔、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紟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遡所作、偏必文武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徼、擬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預請、請假空劄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

迨有司掘印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關礙、然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訕、必曰彼劄耳、鳴乎此惡足以亂劄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蕕則穢、鬱一也以虎則炳炳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束乖及西棒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劄會劄至覩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授其

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宮寺歷　肅穆兩朝竝以文爾進少監至今　上聖冲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藪也令公掌其事凡有問難靡不稱　旨用是得膺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顧以予客游適至都若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僂僂逸於循墻循墻者人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三而循墻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膺蟒于內

也即任于外者之再命也亍故曰不徒爲公榮而且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大于萬而匡君闕之縣于一若詩所稱補袞云者其在隱曲倏忽之閒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顧得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即有所不可及者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　聖明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榮也而非世之所以榮公者

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　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繇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閽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窽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砉之不鈍擊之不折至

虜之曳駒駃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輂趍馱輸、皆須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呰厥賈、無告傷、而公則日飲水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于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者、遂以公積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狀言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敢、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陽之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有堯之遺風、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干櫓

而遲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　聖天子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即令稍稉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陽雖殷勁尚塞徼也非得剛柔兼濟廣敏並持可以興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步不及于唐虞是豈　聖天子意不特　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

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乎故曰是贈也不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賫金錢以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發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四方固亦有輕賫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隙多爲利之藪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

下之持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至于敗常焉望其遠而勉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計所到執槩而操籍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宅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鞏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參戎某君都閫某君來以贈言屬予惟鞏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羌習戰爭尚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遠定而虞詡之所

犀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

如此錬石

馬援之武解虞詡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飾於禮義韜鈐之用難與忠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售者忠信也禮義之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即禮義也忠信也廉范之所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詡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曰耶然則華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臣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尚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駢犢滿野匹婦羅一羸從一髮而取穀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那邑而罷調主客之兵歸餉輸芻歲以億計駝馬介胄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鞭挾數尺刀蹡蹡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已尸遍野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

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冥冥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蒼蒼者未必盡許之也、鎭宣者爲總兵當公、當爲叅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旣歿、大軍盡崩、而公獨劈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顧當今茲之掄議也、必尚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鎭之

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述獨身以善戰名顧不欲以戰爲巳身家而獨取撫爲國家全活生靈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責成蔭公之子世爲某官乃其屬都使某君輩來請言噫以公之樹德于陰既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壐春詩序

黃霸守穎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黃金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驕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與之法以譏之則其

所求者豈待為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邵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既超然與霸等而越之地並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者府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為悉舉遂以兵聞于朝會副使者擢去　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茲土也既群然頌且慶矣既而山人何仲虛者執冊來詣

某始謀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既有感於霸之所長爲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吾浙幸然霸長於牧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

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汚與王維等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澹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敎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楹閒植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閒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彝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令

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栩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論安福將赴之寻勢不得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景纍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 代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令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而沈君年尚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顧予雖不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即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　廷對仕中外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艸未嘗不歎惜於卞璧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臯之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遂天而獨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

暫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獨脩者在巳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　天子付君以民矣與君爲諸生出而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　天子則又授君以任矣夫衆趨之暫雜于人自不得以盡如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巳夫孰得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黄尖公其人

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
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汚
九江則君何芥蔕于玆就耶予猶記異時與君同討
借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
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鄣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
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
之一試芻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
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
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己是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

其最切于巳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巳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素所自易而喜於聞者耶

賀蘄蒙城序　封父母妻如此立論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予思予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興曰貨財殖兩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匱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兩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

臣道也子道也而問其所由則雨孰瀰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水若山是已胎而育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雩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㥁此仕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藻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致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昧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即御者亦美其妃仕者之榮旁及閨闈其原于此乎

予同年靳君以某年　廷對稱　旨出知歷城以才
敏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
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
助于内君也又似商之協宫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
司者廉而喜之旣滿閱　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豐
鎬地也卽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璽書下
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丞蒙城雅德其長為
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蒙城旣以雨澤物
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

效矣商以雎鳴宮以雄應而又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 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贈金衞鎮序 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畊隸廝養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自科舉

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即有辟
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恭君少而博敏、
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
干不利、遂走燕久之、一禆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
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
奇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
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拔金紫者數輩、君之祖
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
充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

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尤多金籍浙會稽、予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予僑於燕、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某之德行道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與時家乘郡邑具采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閒喜翟公某大司馬鄃鄆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某、發軔裨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參余公考滿序 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監臨之合紹興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後海上寇數起　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提兵以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藩之參伯以守其開府以駐監如故可十年所然總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已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者已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束

而强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寧非吾兩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予爲是言也久而適余公以滿考將行郡長君輩來謀所以贈公

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他之而未必還
也予則日紉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上多事前此
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
未及於試者頃者海峯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纔揚片
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
示警人心方詾詾所恃者龔遂虞詡揺尺符而繫黔
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即有討例常事耳當事者之
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 代

從辛卯發根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並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御史某職監者爲鹽法御史某既顓聘諸省學官至秋仲末又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既定乃卜鎖院日偕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閱得九十人擇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某謹序曰自我　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如佐　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

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　皇祖初年之首聘亦當是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既定而王文成守仁之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矣揣宋劉之謂　皇祖既四十左右人而　皇祖升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三十有二計在勝國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卯如守仁者矣即未盡然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以成化辛卯娠而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鍊學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

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 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誣之以不厚乎。故不使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必酬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衒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 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 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

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羣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孰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倖易而趨難。夫旣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登匯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覔無王沈之儁乎、儻有之而秉閱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愼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欵尸其間矣乎、時至之丞慕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

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謂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爲守仁舉者晚而爲鍊幸終以塞不使之望也不洿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胙世王沈不祠從亦不失爲劉宋王沈撫臣某權臣某某中臣某布僚某按遼某都僚某某或贊敫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並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愈與並盛事

齒錄序 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巳亥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醵錢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刻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旨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總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成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

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説耶、非吾之所敢億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滅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于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即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尚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顏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

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騶盍不改故以欺君而鶩進者歟。場中文字糊以閱、加子于父加弟于兄、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滇士之請而槩言之也、非請滇士蹈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 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附

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茲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尚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采、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梓刻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旣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關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奕者非謂無譜則奕者盡不能奕、顧必譜者以爲學譜而備善奕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奕遂決於廢譜而卒

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于邑而可以千祭年歟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于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即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郎間有遺殆余咎

討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都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籍之也而史通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閒是子　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籍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都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　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于太史

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刻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讀之見其刻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日戶日禮爲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于地之物產教關于地之風俗夫地當其始也芸芸一物耳雖未嘗截然自爲九州又猝然目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產之呈固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須于舍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州與郡邑之域與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畢著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產之後而始假吏以

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册則往往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殆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不能信之派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即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覲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肴字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

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鶩之微也飲于畢陂啄於汚畦以幾數粒之粮莠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過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葭蘆際天稻粱若雲藻荇蘩流魚鰕觸喙而遶趾當斯之時即鵰鶚之取猶足給也而況于區區之鴈鶩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之大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楊其姓也仰煕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

稱　上旨丁丑甲榜中之儁也奉　命以知靈寶爲鄙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子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